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一

愼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郕　孫起賢綸　校字

春秋

「管見」舊說云。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云春秋。於此說可從甚孔子之作春秋者在獲麟以前。當哀公在位之十四年。及定公在位十五年之間。其時距西狩獲麟。或數年。或十數年。魯史並無其事。孔子亦無所據以修之。惟春秋之作。成於獲麟。故以獲麟終焉。猶之魯史不自隱公始。而春秋斷自隱公。皆孔子所裁定。亦不必更及獲麟以後之事也。魯史有成書。孔子因之筆削。其詞以獲麟之春作。及秋而成。約計之。當不過

此然有可以廣其說者據闕里志云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素王此當侍孟子作証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本麟吐之玉書為詞也曾子為水精作形容語故稱江漢以濯不能入而增潤秋陽以暴不能爍之使乾皜皜者表素之象不可尚者明王之義則玉書之文信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於時為冬則其未生時之瑞應有麟吐玉書必非於其及月長而始至也按青史之記曰古者胎教之法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比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可知聖母之誕聖於冬十一月其前四月必謹胎教是正當其秋八月也而麟亦適至猶在聖母腹之七月之文同得出見於闕里驗玉書之文而異之復以繡紱繫麟之角伺其信宿乃去總不出於秋時以故孔子修魯史說由衷

公十四年獲麟之春迴溯襄公二十二年麟吐玉書於闕里之秋因名其書曰春秋夫春秋之名為麟紀終始而孔子之生卒亦即因之吾道窮矣之歎感於麟者至深且遠矣又玉書之文言系衰周而為素王平王之末周室既衰春秋起隱訖哀綜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明一王之大法孔子為素王春秋其素王之業也夫說者多泥指春秋為魯史之舊名令觀十二公之編次自春及夏自秋及冬雖無事之月皆詳列之乃不止稱魯史而復錯舉春秋二時以為之總目是又不如晉之乘楚之名檮杌猶有別義可尋也不為暫乎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管見】春王二字平看。正讀征，亦與音政同義。都首四時十二月，以建寅之月為正。古聖王載成天地之道，定為四時以十二月，以授人時，而後王遵之，頒於諸侯，以及萬民，亦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溯自伏羲作甲歷，定四時，黃帝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顓頊氏作制歷，以孟春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帝為歷宗。由唐虞及夏皆用顓頊歷，原不得獨稱夏時。夏時云者，從殷周時指目前代，取其近而可徵耳。至殷之元祀首建丑之十二月，周之元年首建子之十一月。據歷志三正記，子為天統，丑為地統，此其義矣。但三統首天，天包乎地，商在周前，胡以獨主建丑而取地統？周之建子，於冬至陽生及十二辰之始於子，亦差合，而其謂陽氣始於黃泉之下，則仍未離乎地也，似不得竟以子丑分屬天統地統。至謂寅為人統，則以萬物始達，人得施功為詞。人為天地所生，含天地之化，而專就人功以稱人統，更覺未安。其尤有所疑者，綱目載成湯十有

八祀代夏。三月商王踐天子位於亳定都建國號曰商殷正朔是直謂商以三月爲元祀之首月矣胡能及於十二月而建丑耶又載周武王十三年之明年春正月會諸侯伐商二月戰於牧野商師潰紂反走鹿臺自燔死王即位國號周改祀曰年以建子月爲歲首是從謂周以二月改正朔而遂朞於建子之十一月矣亦緣此理竊嘗揣商周建丑建子之意其所由不得已者大抵以商湯之代夏即天子位於十二月夏桀既亡不能以商之十二月仍繫於夏周武王之代殷即天子位於十一月殷紂既亡亦不能以周之十一月仍繫於殷故殷以十二月爲元祀之首月數之盡十一月而祀一終元祀以後如之周以十一月爲元年之首月數之盡十月而年一終元年以後亦如之凡皆紀易姓受命之初示後世子孫以不忘耳或以爲新天下之耳目亦得但元祀元年之首丑月子月謂之改元則可不得遂稱改正朔正朔者正月之朔也其可改乎不改正朔則不改時與月而夏時自在其中既一定而莫之易

亦即並行而不相悖也觀商書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是殷未嘗以建丑為正月矣蔡傳辨之甚詳特其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殷之正朔不免與建寅之稱正月相混小有未審再徵之周書洪範篇洪範出自箕子其五紀一曰歲歲取太歲行一次也商之元祀為十二月歲將終而仍未更始故湯改稱祀祀取祭四時一周雖本於殷道實神要以於歲未合不敢以歲為通稱耳箕子為殷臣於五紀必先正歲之名而不曰祀亦所以明湯之改歲曰祀實欲以存歲之正也歲有定名其於成歲之月日繫於星辰布諸歷數者豈有紊與更參以豳詩七月凡八章此周公追述公劉之治豳以陳王業也史載公劉遷豳當夏桀之二十二年想其復修后稷之業政行而治成背在成湯代夏之後於時殷之元祀首十二月為已久而豳詩所傳時月未有與夏異者則殷之改元而不改正朔益信殷曰祀周改祀曰年年取年穀一熟周以農事開國誌所本也而其改元不改正朔與殷同可以禮記月令為証月令起孟春而訖

季冬月昏昴旦之中星以測日躔所在共二分二至之月仲春昏弧中仲夏昏亢中仲秋昏牽牛中仲冬昏東壁中與虞書堯典所稽鳥火虛昴不合以自唐虞至周歷千數百年其歲差之積固然則月令據周時之中星爲準其爲周書必矣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極多周證之六官亦周公所作大冢宰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大司寇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夫既明稱正月之吉而必加始和二字者即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艸木萌動之謂也不得以十一月爲始和詎得以十一月爲正月哉孔子曰行夏之時特謂爲邦之所首重者在此亦如堯典之命羲和舜典之在璿璣玉衡史臣之敘述爲獨先耳非謂周不行夏之時而欲舍周以從夏也由此推之春秋之書春王正月一皆本於月令周官蓋月令之爲令王之政也故春秋書王周官之書正月曰始和春之氣也

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夫執非孔子所謂吾從周耶又春秋之十二公各以元年紀在位之久近而皆起於正月者據封爵之初定之不得因周初之有天下改元於十一月爲例凡諸侯之封國必命於天子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月令云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然則周之諸侯絕無有以十一月命之者故元年皆從正月不惟魯而已即可知春秋之始隱公其書元年春王正月皆魯史舊文非孔子特筆也乃自來說春秋者於春王正月四字多疑信相半或就本經生議則云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若夏正春正月則解凍矣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建寅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菽矣然取而繹之並有可繹然者古以狩爲田之通稱小雅車攻篇曰之子于苗於夏行之其前章亦曰駕言行狩猶之春曰蒐秋曰獮似乎分屬而春秋所書昭公八年秋蒐于紅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則秋獮與

又皆通謂之蒐可矣狩乃必屬冬耶且莊公三年冬公及齊侯狩于禚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此與冬狩為適合若一泥於周改時月方謂春狩于郎為冬狩之正不將以冬狩于禚于河陽為非冬狩之正乎是殆兩無所據也春秋書無冰者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繼以成元年二月及襄二十八年春凡三見禮記月令言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壯季冬冰方盛命取冰冰以入此定候固然其或始而不冰冰而不壯雖壯亦不盛不可藏之以待用則謂之無冰但季冬日在北陸陰氣極候經寒迅發凍結遂堅亦無冰而有冰矣是知冬未及盡冰之有無未可知故無冰必入春而後得書桓十四年書正月謂無冰可納也凡藏冰有窖既鑿冰以入於冬不加覆益以收寒氣及春乃益封閉以禦東風故豳詩曰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為正月成元年又改書二月者謂無冰可開也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為二月為仲春月令又稱是月也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二月無冰可開遂無

以爲嚴扇烏得不書至襄二十八年則統書曰春正月二
月皆春也正月無冰可納二月無冰可開以爲先分書以
致詳設合書以通滯就三無冰而切按之又安有一不合
於時不合於月而必宗周之改時者定公元年書冬十
月隕霜殺菽疑其非夏時者輙謂十月無菽殊不確魯頌
閟宮篇云黍稷重穋稙穉菽麥菽麥亦有春種者詩於黍
稷並移之下先著稙穉字而後指言菽麥則是爲秋種者
將加分別耳致菽類有豌豆以其苗柔弱宛宛得名又
有戎豆結莢頗似蠶形農書亦著其蠶時始熟並於名蠶
之意通此皆以八九月下種與種秋麥同時故他穀至秋
嘗刈此方植他穀至秋已老此方稱也何得謂冬十月遂
無菽乎且春秋之記霜災稱殺菽者亦包有麥在菽生
有莖蠹生惟葉麥更弱於菽稱殺菽則殺麥不言可知亦
應通者若春秋傳作於左氏正諸家所主以說春秋而謂
周之必改時月者今按十二公年數求之其言亦不能無
參差出入正須分別觀之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加周

字為周正月此二百四十二年之總綱也至三年紀周鄭交質鄭伯因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周正改時月定之則四月移於二月秋亦當入於夏矣二月何以得取麥夏何以得取禾邪四年秋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之師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於秋取禾亦不得以周秋之入夏者當之矣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則仍以夏時為斷龍為蒼龍星昏見於東方為建巳之四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因為百穀祈膏雨而有事於大雩故至秋為過時如謂周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其秋自五月始也以五月為秋亦猶未逮於龍見而雩之定制又何以譏其不時為莊公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哉者樹板幹而興作也水為定星一號營室營室居北方七宿之中北方屬水故營室以水稱其昏見於南方為十月傳以

門之冬十二月在冬十月凶引水昏正而栽以証其得時其實周之元年前十一月則次月即為十二月仍與夏正之十二月無以異也魯以是月城諸及防直謂之不時亦宜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其時晉再假道於虞圍虢上陽晉侯問師克之期於卜偃卜偃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龍尾者尾星屬東方蒼龍之宿日月所會為辰天策傅說星依龍尾之旁鶉火鳥星九月十月之交當晦朔之間也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故尾伏月行疾故旦而過策日猶在尾其旦見之中星則鶉火也至時虢米滅彼童謠何所從來而明達如神乃爾左氏奇其驗而栽之又欲與前春王周正月之言相比附故既斷以九月十月之交其旦為十月朔而復更之冏冬十二月丙子朔符滅虢矣以滅虢之朔繫之干支為丙子其合朔之日夜及旦繫之星辰為龍尾天策鶉火皆貫貼十月言而冠以假

借之十月爲十二月是童謠證以夏時則誠驗證以周曆情不必盡驗矣其何以傳傳哉成公十年晉侯獳疾夢大厲爲祟召桑田巫占之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之饋人爲之將食張如廁而卒夫晉侯疾劇而欲麥欲食新也其獻自甸人必爲新麥麥秋在四月傳以周之改月稱六月是又不如周鄭交質篇謂祭足於四月取溫之麥偶不經意而猶與開書月令之登麥嘗麥適有合也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稱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夫以四月爲既耕則必夏正之四月矣若以周之四月當夏之二月既不得云既耕而於啟蟄亦近之獻子何以定其卜郊不從之咎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正月之正請政捐建巳之四月見小雅與建寅之正月請征者其義皆取乎正而所指不同建

巳之月陽之正建寅之月歲之正故同用正字而以政與征兩音別之平子之不救日食以六月非建巳之四月為正月者故太史辨之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非當夏時之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大辰心星也亦云大火孛彗星也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於是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四國火災以上二傳一辨日食一辨孛星日食於六月傳謂實為四月六月四月皆為夏月改而將不改為之正其月則已至有星孛于大辰大辰為火星納於季秋九月昏不見則不得不以經之書冬而不著月者竟作夏之秋八月觀而將亦必改矣可無說乎蓋火星出於季春納於季秋於昏也之若其旦見者則在冬也月令孟冬旦七星中

也為南方之午位於是火星偏卯位而將見仲冬旦軫中
則火星已出於東方而當卯位矣遂季冬旦氐中其火星
但隔房一宿而近氐同在午位獨未可言中耳是可知有
星孛于大辰經據火之旦見傳據火之昏見傳自誤也焉
得借以疑經且太史掌日食平子弗從遂致昭子疑其有
異志而不君君不免深文至申須之辨孛星以在大辰而
列諸侯之有火災梓慎後以四國實之而及宋之分野並
列陳鄭衛為太皞祝融顓頊之虛亦廓落無實際然左氏
得采擇入傳與僖公將昏卜偃所說之童謠並存亦以其
能統悉夏商之時月與傳首所特注為春王周正月道足
資發明無非一人之私言耳春秋太史一官多著名者此
魯太史不名申須梓慎即其人也申須梓慎不稱官皆太
史也就其言而節取為申須曰天事恒象象則不誤梓慎
曰夏數得天天則不受周之改元而不改正朔亦即不改
四時十二月者此
兩語亦見大意

「管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公欲以為讓似皆未協如周成王初立攝孺子王周公相之行政人以為攝亦為桓公未立為君而隱公獨為之何謂攝乎其謂之讓者亦信隱之在位為攝而心欲讓桓耳然讓之名亦不可肯就左氏他傳核之成公十五年晉會諸侯於戚討曹成公執之諸侯將見曹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定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即舉曹子臧之無失節以辭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是二者皆以讓聞而皆能使所讓者卒立為君而不自為之也隱公居君位既十一年惡乎為讓惟被弒之先時由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此其言近於讓而要不足據也可指為春秋隱公不書即位之本旨乎竊擬人君之即位無常月非若改元之必當正月為有常也周書顧命篇成王於四月乙丑崩即日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恤為憂義稱恤與稱宅不同惟從死者稱之則曰宅從生者稱之則曰恤以子釗延入翼室則稱恤為宜宅宗君立喪主之謂欲以嗣子釗之為父後也宗之即所以君之但未正行即位之禮耳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王與卿士邦君皆冕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太史秉書御王冊命告王王受命再拜興乃受同瑁於殯前太保酢王即攝王飲降諸侯出廟門俟所以備嗣王行即位之禮也於是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太保率羣臣報告王王報誥羣臣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孔子刪書特存之謂足為後世天子遭喪即位之定典也宋蘇氏疑其失禮矣謂周公若在必不為此或以其言質之朱子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來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

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攝其禮而王侯以國為本雖先君之喪猶以為私服也五代以來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以此推之諸侯世國其嗣君之繼先君於殯時立為喪主即適日以冕服舉即位之禮正其為君乃反喪服亦正以杜嬖子侵奪權臣覬覦之漸豈得已哉惟先君之薨無定月則嗣君之即位亦無定月故即位適當元年之正月則書即位若即位在元年之前猶屬先君之末年則不書即位以一年不容有兩君而其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亦猶顧命篇繼以康王之誥時已衆見諸侯受其事實為即位而仍不明稱即位也魯隱公之即位當在惠公之卒年凡即位之禮一君不再舉故及隱公元年無即位之事即不得復書即位其後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繼立踰一月為桓公元年之正月亦即於是月即位故書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舊以隱公被弒桓與羽父謀篡意欲即位春秋如其意以書所以示

誅義太隱恐與莊公以下之書即位無以別其或有得國
公書薨而不書葬殆欲使人知桓公改元即位之後所以
葬隱公者多有闕焉而其因羽父纂弒之隱情亦見其示
誅不在書即位也亦有所見至莊閔僖三公皆不書即位
則與隱公之不即位於正月同桓公十有八年夏四月丙
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據國君遭喪即位之定
典則四月丁酉之後莊公已即位矣及改元之正月已八
閱月故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說者以莊公父弒
母出不忍即位夫文姜以三月孫于齊不妨正月即位有
辨之者惟不忍於父之見弒猶皆主穀梁繼弒君不言即
位之為正也但嗣君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成其為君可謂
繼弒君者初固不即位乎惟即位不當改元之正月則不
當此例爲可通耳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
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慶父為莊公庶兄
欲代莊公叔牙黨之莊公母弟季友謂公曰請以死奉般
般為莊公太子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成之為在

薨之君也季友以莊公薨之八月立般而以子稱夫亦必春之以即位矣及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賊于黨氏季友奔陳立閔公於時慶父如齊而季友亦奔陳則閔公之立立於魯之諸臣即在子般卒之後也其即位本冬月不及閔公元年之正月矣故閔公不書即位及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公之薨也由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季友以僖公適邾避其難何慶父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慶父于莒及密而縊夫慶父以九月出奔季友以僖公入而立之亦在九月凡稱立者必春之以即位而後為立僖公之立而即位亦不於其元年正月是以不書即位與閔公同之然自莊公不書即位率多狃於繼弑君而有所不忍遂舉以例閔公及僖公試思慶父之專橫肆惡連弑兩君季友以僖公入立亦因繼弑君而不忍乃不急謀修即位之禮以正其為君魯難矣以定乎小不忍則亂大謀其謂是矣若夫文宣成襄昭定哀七公並書即位則皆從桓公書即位之例也僖公三十有三

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立終傳公既薨之十二月即為文公改元之正月於是即位因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即位以屬之文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立太子赤冬十月子卒子謂赤何以卒為公子遂殺之以立宣公也凡世子之立君薨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皆成之為在喪之君以其初固當行即位之禮者雖是立以正月卒於十月未踰年改元則不稱公而稱子不稱薨而稱卒其實自正月至十月悉行奉之以為君矣時公子遂將殺子赤立宣公謀之齊而後決故於秋及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殺子赤夫人姜氏歸於齊夫人姜氏待子赤之母惟其歸于齊而訴之故季孫行父復如齊於是議納賂而平為宣公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即指此行父如齊待齊命而後歸立宣公則當踰年之正月故宣公元年書曰春王正月公即位或以子赤之卒由宣公與公子遂謀之因書即位以如其意用示篡弒之誅以前桓之謀隱而書即位者並為一例殊不確宣公十有八年冬十月

壬戌公薨于路寢成公繼立踰兩月即當改元遂即位於正月故成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十有八年秋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既葬而後即位必舉禮於次年之正月則襄公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此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冬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獲公六月薨立太子野稱子則已成在喪之君至九月以毀卒立襄公妾子昭公十月葬襄公踰兩月冬終以正月行即位之禮故昭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與文公以來未有異也昭公之即位由季武子宿立之武子自襄公時專政城費私邑作三軍以分公室師師救台遂入鄆君命不行及立昭公而季氏專甚武子宿卒平子意如因之淩公不能堪及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齊侯取鄆公居鄆後適晉次于乾侯至三十二年遂卒于乾侯魯國無君者凡七年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其六月以前雖屬定公之元年而即位實於

六月若其貴也定公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秋七月姒氏卒九月丁巳葬定公辛巳葬定姒哀公父定公母定姒以數月連遭大喪即位時纔四歲與前襄公同其所由得立皆平子意如主之故及哀公踰年改元之月始即位如禮前因未嘗於定公薨葬之間即位也而哀公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乎書總之國君之即位在其改元之年者其正月即位書即至定公之六月即位亦書若在元年以前其月仍屬先君之末年雖如文公之太子亦以正月遭喪即位而其後或不見殺亦不書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管見盟亦所以講信修睦也周禮秋官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明神方明之神也凡盟時以方明加于壇上乃以載詞告焉儀禮記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以象天地四方之神如宗廟之有主虞書所謂六宗即指此其來久矣詩大雅皇矣篇曰萬邦之方謂萬邦之於文王尊而信之一若會同而盟之主之為方明也神稱明即方明之明文王稱方即方明之方二而一者也特於神則稱明於如神者則澌方而不兼稱明蓋以避神號耳亦立言之體也盟之禮儀即來牲載書歃血戎右贊牛耳桃茢王府共珠槃玉敦之事鄭氏鍔曰此謂合諸侯而盟盟將有所作為未知其心之同否故與之要言于天神是正得不協而盟之意但會同而盟在天子之畿內若諸侯相與為盟必在其國及所盟之國是當以其故達於王而復入其盟載之貳于司盟也不得則謂之私盟春秋之盟大率類此故謂凡書盟者皆惡之又諸侯相與為盟必同列五等之爵可通稱諸侯若乃得與邾為魯之附庸未爵命為子而魯隱公與盟于茂則無等矣故稱及公羊曰及猶汲汲也又曰我欲之此為得其

情若至邾稱儀父是名而非字也由左氏謂邾儀父為邾子克遂以儀父為字又申言其盟公于蔑者能自通于上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然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桓公十七年又書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春秋何取於邾君而一貴之再貴之耶且莊公五年秋書郳黎來來朝郳為小邾之地與邾郳黎來者小邾之名其來朝更為可貴乃獨不字而名之則不可得其說矣諸家惟穀氏以儀父為名且謂字必取于名儀父無取於克汪氏辨之證以周有王子克楚有鬭克皆以子儀為字則儀父為字可知然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以孔父為字孔氏穎達曰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然則借是以證儀父之為名亦足與汪氏之辨相持矣而究之儀父當主名說不當主字說者以儀父之與克本屬兩人不得混而為一也何以言之隱公于元年盟儀父于蔑至十一年薨桓公立積十七年再盟儀

父丁趙合許之巳歷二十有八年矣由桓公十七年盟儀父于趙明年黨繼以莊公之十六年又并爲十八年其間忍當儀父卒而克嗣之惟儀父未命爲子例不書卒故儀父之卒年不著又春秋於列國諸侯例書卒而不書立故邾子克得書卒而其立之年亦不著也豈得遂以儀父與克爲一人哉其克之得稱子者由莊公十三年會于北杏齊桓始霸其時附于宋與陳蔡以爲此會者他小國皆不至而邾稱至於是齊桓特請於王而王述進其爵以爲子耳至十六年同盟于幽書邾子克卒是據其生時之有爵故卒之也不然附庸小猶未成國例不書卒克亦將與儀父與以異矣按春秋斷自隱公其元年書事首筆公及邾儀父盟于茂其書紀宗國之屈辱不撥而書外之意則隱傷宗周之凌夷既極也隱公元年當平王之四十九年其時鄭伯寤生爲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於是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夫隱公爲諸侯降與未命之附庸邾儀父盟言之巳足深慨乃

平王居天子位而僻于鄭伯寤生之強諸侯猶以徒盟不足結信而遂至于交質子尚忍言哉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啓見克者師勝敵之名鄭叔段之出奔共傳稱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至于鄢故特用克字以著其實不稱弟以惡莊公也莊公視骨肉爲仇讐陷其弟于不義而以師克之豈復知其爲弟哉故不弟於段乃譏焉按鄭爲王室懿親歷適幾何至莊公怨平王而交質子及隱公三年王崩桓王將畀虢公政鄭莊使祭仲帥師於溫取麥於成周取禾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莊禦之戰于繻葛大敗王師且射王中肩然則莊公以險惡稱其滅絕倫理由克段于鄢及克王於繻葛以觀春秋諸侯之罪人不能有二矣維桓王之敗經但書蔡衛陳從王伐鄭而其餘皆諱之然魯桓在位十八年其於春正月及春三月不書王者凡十四年正以明桓王不能討鄭其列國諸侯亦

絶無問罪于鄭者皆無王也魯桓亦與焉
則楚僭于周而大義已昭然於天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管見魯之仲子本為妾而繫之惠公則以惠公之寵愛仲子疑於夫人也而究之得稱惠公仲子不得稱惠公夫人則嫡妾之分嚴矣其紊之者如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傳稱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禮記檀弓載悼公之母死哀公之妾也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魯人以妾我此皆牽於嬖寵而然夫諸侯有不得已而使為夫人者齊桓魯哀其末流耳然則仲子之卒必稱夫人不復稱惠公仲子矣以此卜於諸侯並上至于周天子孰得以為非夫人哉又左傳昭公二年冬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服襚也三年春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

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
太叔曰將得已乎此則偪于強大而然夫有不得已而稱
之夫人卒亦即有不得已於其夫人之卒而婦之賵者豈
非諸侯已乎周自東遷以後王室日卑欲崇禮於諸侯以
從衆與卿之致禮于少姜以結晉者蓋近之矣此所由魯
之惠公仲子本非夫人而以夫人訃于周而周天子之賵
於是乎亦來歸也積習相沿幾同舊典故春秋特據其事
以正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程子中之曰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
道者王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
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
名分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
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之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
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
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𢾅惠公仲子之卒當即
在隱公元年秋七月之前數月魯史亦當據其月日以書

夫人子氏薨，然春秋於天王使宰咺來歸賵，既正其名稱惠公仲子，則魯史所書者固已削之。車馬曰賵，以賻送死者之塟而名。雜記案云：凡隣國君不來親弔，遣使來弔，是在將塟之時，弔含襚賵臨，五事並行，故曰：凡將命，鄉殯將命，亦有既塟而來者，故含禮有曰：既塟蒲席，其將塟而來使含，使襚使賵者，含不及斂，襚不及殯，賵不及塟矣。據此則宰咺之來歸賵，以其至日為主。雖不當事，皆禮也。會塟者亦然。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管見 左傳云：惠公之末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集說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欲與宋合，盟宋之情殆不出此。書及，亦汲汲也。我欲之也。地以宿，穀梁以為邑名，當從。若據後之八年書宿男而指為國，公求好於宋與宿男一與，無因而就其地盟，復牽以入盟而成參盟於事理不一。且宿邑必為宋之疆地，公求好而不能致宋公

于魯以求盟則盟所當在宋也及期公至宿而宋公不至其來盟者雖為卿亦臣也微也故人之不書公葉氏以公及微者盟則沒公以殺恥是矣公前盟蔑以觀邾儀父雖未命猶為附庸之君至公盟宋於宿其君不來而臣貴來亦不校已而卒事則公之下替益甚矣惡得不沒公以殺恥耶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管見】經獨書祭伯來為之說者多謂祭伯非奉王命而私朝於魯耳然王臣不奉王命私越境而至於魯且祭伯為王之卿士之亞也亦本無例於諸侯之禮而乃臆定其來為朝魯朝之名又可假乎抑此當與前年咺之來歸賵合看觀後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書夫人風氏薨風氏即成風也其實本為妾與惠公仲子同至五年春王正月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亦猶夫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矣其三月辛亥書葬我小君成風又聯書王

使召伯來會葬彼召伯與此祭伯稱號齊等從可知祭伯之來即爲天王使祭伯來會惠公仲子之葬也王賵諸侯之以妾爲夫人者既非禮則其再使會葬事本相屬其非禮爲一例可不必明指其事矣至前之使宰咺賵既名咺以示貶而于祭伯之實來會葬者不置一詞事一例其示貶亦一例益一譏不再譏也

公子益師卒

[管見]大夫死曰卒書卒則其貴者矣趙氏匡謂益師爲孝公之子是公子也然春秋有本爲公子而削之以示貶者則益師之特稱公子謂其實足以爲公子因繫之於公以著其賢也雖益師事魯惠公在春秋之前事蹟無考可借後書公子彄卒以證之隱公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者臧僖伯也是年公觀魚于棠僖伯諫詳見左傳公託略地以往僖伯稱疾不從及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其賢可知此書公子益師卒

與五年書公子翬卒無異詞其貶亦可知矣至其或日或不日程子謂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持論極允他若本為公子而春秋削之以示貶者如會之公子翬惟桓公娶文姜使之如齊逆女則一稱公子其先於隱之四年秋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十年春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著其主兵擅權即所以成弑隱立桓之逆迹故削其公子而但稱翬以為是賞不可以為公之子而絕之於公耳其與翬同貶而名之者四曰無駭曰挾曰柔曰溺惟莊公三年正月書溺會齊師伐衛穀梁曰溺者公子溺也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此其為公子有可徵者即得與公子翬之不稱公子而稱名其示貶為一例矣隱公八年書無駭卒其先於二年書無駭帥師入極穀梁謂其苟焉以入人為志胡文定謂其逞私意而擅興師則亦公子翬與公子溺之比也但無駭為公子展之孫既非公子亦非公孫獨得因王父之字以為氏耳趙氏言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

稱公曾孫故以王父之字為氏由此推之公子展為公子其子為公孫若公子展之子為公孫者既卒而不請氏則無駭為公子展之孫以公族為大夫竟至終其身而無所繫有是理乎然則無駭卒羽父為之請謚與族雖左傳詳之惟公與衆仲論族之詞可信其請無駭既卒公乃命以王父之字為展氏不得泥也蓋無駭當其父卒而已得請命為展氏矣故春秋示貶之法為公子則削其公子不公子而公孫則亦削其公孫至又不為公孫而取王父之字以為氏則削其氏以王父為公子繫於公其孫因王父之字為氏亦仍因王父之為公子而繫於公也故削氏與削其公子以及公孫者其示貶正同桓公十一年書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陳氏傅良曰以大夫會諸侯盟故貶之尤尊會盟與尊征伐皆貶無君其當貶原不得輕於無駭之與翬及溺也惟其或本公子或為公孫又或為公孫之子無可攷則亦從其示貶之例而總以名稱要亦歸於一而已隱公九年書挾卒其卒以大夫而不詳所自既本

知其於公子公孫及公孫之子果何所屬而其貶而稱名之事時並無微則當借公子益師對言之蓋益師之卒稱公子而不但稱名與公子翬為類是雖無事蹟而傳知其為褒則據之卒無加稱而但稱其名者與無駭及翬柔溺為類亦可以無事蹟而得知其為貶矣今經有公子當貶而仍不削其公子者非有異也亦從削其氏之例耳莊公二年夏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為其為莊公庶兄而主兵漸以成異日弒子般及閔公之禍也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書公子牙卒為其黨於慶父之欲代莊公遂謂慶父材而不舉子般季友以君命使酖之也夫春秋於慶父與牙並書公子一似未有所貶者然三桓為魯世卿至春秋之終而仍未已公子慶父為仲氏公子牙為叔氏與公子友為季氏此皆由貴寵預政生而命之氏也惟公子友為賢能卒立僖公以定魯難當閔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則書曰季子來歸至僖公十六年三月壬申又書公子季友卒季為公子友之氏而書之以示褒則慶父為仲氏而

不稱仲慶父牙爲叔氏而不稱叔牙則非削其仲叔之氏以示貶從可推矣夫公子既命氏則公子爲通稱故以貶其氏爲重然魯之稱公子又有本不爲公子者春秋復存其氏以正其非公子亦非有異也還以從削其公子之例云爾如公子慶父爲仲氏其子則公孫敖也有公子遂者亦屬仲氏爲敖之從兄弟敖稱公孫遂何緣得稱公子僖公二十六年夏初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其命遂稱公子者殆始於此蓋僖公以慶父爲叔父其子公孫敖之從兄弟亦僖公之從兄弟也僖公以遂有功克爲公室輔乃引而親之比於同姓之兄弟故寵異其稱曰公子其子歸父亦緣之以稱公孫而要之遂非公子名既不正且有大惡尤當絕之於公也遂歷事僖文宣二公文公以前亦常因事有功矣文公之末乃至弑文公之嫡子赤而立其所嬖敬嬴之庶子其亂公室者已極宣公仍德其立已而安之故春秋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至宣公八年夏六月則特書曰仲遂卒于垂所以抑之使歸於

仲氏更不得冑稱公子以繫於公而貶絕之意顯矣或謂公子遂之稱仲遂仲乃其字非其氏也按春秋或稱名亦或稱字無有以名與字並稱者且人先有名乃有字以字先名亦於義不順況春秋之稱字者爲褒遂爲弒逆之罪人將稱名以示貶復何取於先稱字以混於褒耶是則仲之非字而爲氏決矣遂胡以屬於仲氏魯世卿之族至三家無與比者春秋之前自魯公伯禽歷十三世而後及隱公自隱及宣又歷七君其公族之支庶繁衍而疏賤者無數自三家命氏乃分屬之以爲之族而遂屬仲氏故遂曰仲遂耳夫仲遂先氏而左傳多稱襄仲又有不先氏者凡名與氏聯稱則先氏若謚與氏聯稱則當先謚觀慶父謚共稱共仲即可知遂之謚襄稱襄仲皆例之一定者不得以其後稱仲而仍疑爲字矣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管見】公於是年春會戎，秋盟戎。盟書月日，而會獨書時，會視盟為輕也。不言公及戎會于潛者，蓋本戎欲通好于公，公因與之同欲以成此會耳。戎，徐戎也。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年冬，齊人伐徐。張氏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張氏溥曰：戎在魯西南，魯之患也。齊伐戎為魯。故以是知公之會戎，會徐戎也。至莊公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其秋稱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似戎與徐為二，然戎以舉其類，徐以指其國。曰戎又曰徐，正以稱戎者亦不一類，此則實為徐也云爾。至戎之近魯而為魯患，先公伯禽誓伐之有費誓，詞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其為不靖舊矣。及徐偃王僭號，周穆王征之，偃王走死，而後嗣彼強。厲王命號仲伐徐，名穆公作民勞篇，其四章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此正色危言以戒號仲也。後當宣王中興，平徐力見江漢常武二詩，皆美其為非常之績，亦足見戎之強甚為難

戎矣入春秋至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傳謂戎初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戎因其來聘伐諸楚邱此其乘隙報怨之志非無忌憚豈得不思患而豫防哉惟適值隱公初立之二年戎欲會公而公於其春會之戎會公而欲繼以盟公復於其秋盟之於是終隱公之世無戎難逮桓公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尋隱公之盟也而戎好亦如故獨莊公不警于戎易之戎始變渝以十八年夏侵魯而公乃有追戎于濟西之役從可知春秋于隱公二年書曰春公會戎于潛繼又書曰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蓋善公之能和戎者足以紓寇難而安定國家也猶或疑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與書盟同皆惡之也殊不盡然其會之地曰潛杜注潛魯地蓋近戎之邑雖出于意揣而是年之會戎欲之以欲從人則將戎當就魯地以成此會也故謂潛為魯邑之近戎者得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管見　莒爲子爵入向者莒子也春秋特黜其爵而稱人非將卑師少之謂莒在今山東莒州有地險可恃東濱海與淮夷接境亦通于徐戎身自外于中國槪魯成公八年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莒子渠邱公立于池上巫臣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則蒙前之恃險可知至尸子謂莒君好鬼巫此又實與戎俗同矣莒恃險而入於戎故雖切近如齊甚戚如桓公之霸莒子皆不在九合諸侯之列及晉文敗楚而盟于踐土再會于溫乃兩書莒子則其自外于中國者已久其謀狡焉啟疆以侵誠寡弱春秋迄前益數數然矣適當隱公二年之夏五月有入向之役左傳謂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其事亦鄙褻無足云而必書曰莒人入向者蓋慮欲以著向之終必亡並見莒人之爲魯患將有事于盟者亦不可得已耳宣公四年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

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莒之滅向。而有之。其前事。春此入向。非其端乎。隱公八年。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要亦本此年。會戎于潛。復盟戎于唐。而推及之。則莒人之入向。夫非即魯所以盟莒人之端也哉。向為小國。杜注。譙國龍亢縣西南。有向城。今江南鳳陽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漢置向縣。龍亢在其西。此地太遠。非莒所能及。宋樂史寰宇記。謂密州之莒縣。故莒子國。有向城在今縣南七十五里。即春秋時向邑故城也。地有向水。亦稱夜頭水。其名猶為向。殆以此。未審果否。而地與莒近。較為可從。

無駭帥師入極

質疑張氏洽曰。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按春秋所書魯臣。皆世卿。無特書其官者。當不得因無駭之不書官而指為削其意。蓋以無駭未賜氏。無氏可削。則疑削其官耳。然魯卿自無駭以外。如翬。挾。柔。溺。皆書名者。貌

以未賜氏立能殊不確。前于元年公子益師卒附辨詳之。定知無駭於其父辛巳賜氏而稱展無駭矣。凡賜氏者為世卿於無駭削其氏而但稱名。正以見其不成為世卿也。非則止削其氏而所以削其官者於義亦謬。莒子之入向非不帥師君行師從不可以為罪則罪其入向而已。至無駭之貶而削氏則正在其帥師通入極之前後觀之夏之前為春公則會戎于潛夏五月之後為秋八月公又及戎盟于唐而無駭乃于會戎盟戎之間竟帥師以入極誰命帥之又誰命入之耶。以此度其主兵擅權而無君其罪亦衆著矣。故困莒人入向與無駭帥師入極同在一月遂聯書之而一概從貶也。所謂極者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有極亭亦未審其果否而仍得以與魯為近從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脩見公之盟戎于秋蓋于會于春之時同訂之故盟非無因亦不至以春會秋盟為繼盟以結言于神必當來非歃書而歃血也其事重于會且戎俗多尚鬼將盟于戎則其事為尤重是當按其時月日而特詳之不得如會之統紀春也至其月為八月日為庚辰杜氏制為長歷推言是年七月有庚辰八月無庚辰非日誤則月誤故遂以為經文之月日必有誤也然杜氏制長歷而疑經文之月日必有誤後更無有能撿勘長歷而直斷杜氏之編月日為必無誤者則何如舍長歷而信經文之為得乎公之盟戎稱及以其會盟之異地推之潛為魯地唐為戎地公自魯地以入戎地而從之盟是為及耳會盟所以結好戎欲會而公與會則公亦欲之矣戎欲會而復盟而公與會復與盟則公亦皆欲之矣因是戎先來就魯地以為會公復往就戎地以為盟對待言之並有合于以欲從人而罔不濟也乃杜氏既以春之會于潛為魯地遂並以秋之盟于唐者亦指為魯地且取高平方與縣之武唐亭以實之夫春會于

潛則秋盟于潛可耳秋盟于唐則春會于唐亦可也何以會盟必異地哉且公之會且盟總不出境而惟是使戎越境而從之會又從之盟則魯之不能得此于戎有斷然者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管見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杜注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有安平城又有酅亭以此推紀國所在當是齊之北境濱海處也考太平寰宇記青州漢置北海郡壽光縣屬焉有紀城古紀侯之國姜姓也今廢城在縣南又有劇南城故紀國漢時為劇縣今城亦在縣南是足證已至其書紀履緰來逆女當與成公八年夏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互觀之蓋履緰而冠以紀其來逆女則固公使之矣來逆女與來納幣皆以君夫人故其所使大夫並稱名亦宜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此特就昏禮之一節書之非其先固不納

幣也。成公八年夏，公孫壽來納幣，至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此又舉行禮而節分年書之，亦非當其歸之時，因不來逆也。陳氏傅良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者，女適人倫之變者也。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聞不及焉，故詳之也。是但哀其遇而已。而伯姬之賢不著，竊意隱公七年春王三月，書叔姬歸于紀。初莫得其來歸之由，於時益以伯姬歸紀，既五年而未有子，因習知女弟叔姬賢，乃白紀侯，再聘之，以為宗祀計，故叔姬來歸于紀，皆伯姬之賢致之，非出紀侯之意，是以不書納幣，並不書逆女，隱以見伯姬之以賢致賢，貴為重有賴于紀耳。莊公四年，紀伯姬卒。夏，齊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紀侯先于三年秋，使弟紀季以酅入于齊，大去其國以後，紀侯益與叔姬託于魯也。莊公十二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酅。以紀侯在魯而卒，叔姬不即安于父母之國，乃念祖廟在酅，歸奉其祀，是能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卒成伯姬之志也。莊公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書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書葬紀叔姬皆以其賢而致詳若此則前之叔姬歸于紀實由伯姬共賢不已並著哉惟叔姬稱指爲媵以待年於國而後歸此不可以不辨夫媵之爲書送也從也叔姬之歸從于伯姬凡五年於媵之義合乎且嫡稱伯姬其媵即從稱叔姬伯姬嫁于紀稱歸叔姬後五年而以媵從伯姬亦稱歸皆非名也從以言禮者泥謂古諸侯一娶九女不再娶嫡夫人行則姪娣從合爲三二國來媵之各以三女合爲九夫嫡一而媵乃用八何以能備乎如魯嫁伯姬在本國宜以二媵從之可自主也餘六媵須自外來魯之與國中孰得定爲必當來媵魯女之二國耶總之夫人之從嫁者別其名曰媵實則婢耳婢爲女之卑者故媵亦名姪娣皆借女之卑稱以目之非稱姪者實爲夫人兄弟之女稱娣者實爲夫人之女弟也凡諸侯嫁女其同好國事用情恒以媵致之大抵媵諸其國以及其與國則已觀成公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

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夏五月齊人來媵豈得請衛晉及齊皆以已女為魯女之媵乎媵之名實定則叔姬本為伯姬之女弟其歸于紀者猶伯姬也自是而伯姬之心雖至于卒卒而至于因齊侯以葬皆可無憾亦獨以叔姬既歸于紀而紀侯之宗祀為有託也賢哉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見】紀本子爵以子而兼稱伯者其時葢得覲于周平王王新進其爵以為伯耳及平王崩桓王嗣立紀子伯復覲于周又自伯而進爵為侯故魯桓公六年夏四月書會紀侯于郕冬復書紀侯來朝不稱子並不稱伯也按紀子之進爵既為伯又為侯皆由周天子有為而寵嘉之觀桓公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以紀女入為周后豈驟得此于王也耶度其先平王宮中必有紀女嬖此季姜為桓后之緣也紀子重為王之

姻親故以小國而再進爵他未有其比者然王室既衰非可恃以無恐則知此特藉為紀子伯以別于莒子而乃棲書莒子以及其盟于密正以誌紀之卒滅于齊其失策始于此紀在齊之北境淮海莒在齊之南境亦濱海密即今之高密地界紀與莒之間亦於齊當其東境也莒視紀為強密之盟紀子伯之志也周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紀不能事齊而使齊比之乃欲結莒之強以自固而盟密齊安得忘情于紀乎故自隱公二年至莊公元年繞二十八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又三年紀侯大去其國而紀亡矣盟密之失策可不為大鑒也哉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管見　夫人子氏薨穀梁以為隱之妻也其論定矣夫隱公之妻既正其為夫人而於卒稱薨則隱公之實已即位而

爲君者亦可互見又何不深究元年不書即位之故而至疑爲攝與讓哉

鄭人伐衛

管見 此書鄭人伐衛欲以著鄭伯卒成克段于鄢之謀使段不得復歸于鄭耳叔段自鄢奔共共屬衛地段子公孫滑亦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且請師于邾邾人使私于魯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事見左傳即在克段之後仍屬隱公之元年此于二年書鄭人伐衛傳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則前之以衛取廩延共非叔段之意可知鄭伯以叔段無能爲有于公孫滑而莫之禁衛復助之以爲亂故以其先時伐衛南鄙猶未足以逞也乃復爲之興師伐衛以討亂欲使衛以終不得寧而悔禍則公孫滑失所恃于衛矣滑失所恃而叔段之老于共亦不復自衛而歸于鄭矣夫豈非鄭伯克段于鄢之謀圖以是爲卒成之耶從可推鄭

之伐衛經獨書鄭人以斥之而不著其伐衛之由讀者以元年所書鄭伯克段于鄢通觀之則伐衛亦主于克段爾事而一心也。

三年

春王二月

己巳日有食之

管見 元年書春王正月。此年書春王二月。七年書春王三月。王者治歷明時。三春之月既一定而不易則夏秋冬之月亦即因以皆定而莫之易矣。故春以後可不書王。凡書日有食之。必當在其日月會之朔日。其朔皆[illegible]干支。己巳其一也。此既以干支書。亦可知其為朔矣。他一有不書干支而但書朔或並干支與朔而皆不書者詳略雖異而日

有食之之年月未嘗闕皆足以備考也至于日食之常司曆者率能以算得之則只稱日食可矣何以必曰日有食之耶且自隱訖哀凡二百四十二年而紀日食者纔三十六其遺脫不當數倍書法當不若是之疎觀春秋凡書年月既盈十數則並加有字詩去聲與又音義同如年稱十有一年月稱十有一月之類是已以此知日有食之之有並同又謂此日食之前日既食矣而至是又食之也有之同又為再見之辭亦為驚訝之辭所以怪其不當食而食耳當食者不書不當食者書之故約之而止於三十六特存以誌異非存以考曆也夫豈少哉再證之小雅十月篇其詞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其有字同又故中之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謂其光之以食而斷也彼月非十月之交其朔非辛卯矣此日為朔日辛卯則實為十月之交而非彼月矣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夫非既食而又食哉故下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言當此朔日辛卯之日在十月之交之月而天適告凶以數日有食

之其凶在不用其行故也行為度之別名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此用其行者也本為當食可以常日之若乃以月侵日而不用其行則為不當食而食是告凶也非常也其不臧實甚故下文復申之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以是合春秋觀之其所書日有食之並當以有字同於又者不可以毛詩為注脚哉若夫周官定禮凡日食皆為大裁王皆素服食不樂去樂初不辨其當食不當食者概察宜精則必辨定禮宜嚴則不必辨也人君理陽道聽外治上應於日職不修而謫見于天日為之食此正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變矣於時若復辨其當食不當食則或以為當食者猶輕于不當食固將不加警動而安其常甚或謬指不當食者亦概同於當食且將肆其荒怠而忘所忌其流弊可勝言哉故言日食者主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則未免于拘

三月庚戌天王崩

管見杜氏謂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啖曰謂壬戌之前十二日為庚戌者夫天王以壬戌崩而轉取前十二日之庚戌以赴既于事理有乖至其從而為之辭則曰欲諸侯之速至此殆因秋書武氏子來求賻遂誤指為來自王所度非欲諸侯之速至當不出此乃憑臆言之而不加審也但杜氏作長歷知此年三月之有庚戌必矣有庚戌而復疑于庚戌之本為壬戌蓋平王之崩其以壬戌稱者或見於他書耳然不疑他書之訛而反以疑春秋之偽其用心不亦左乎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管見汪氏克寬曰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案詩常武王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太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為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赴于魯也五年

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則尹氏始終乘權又曰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稱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此其著尹氏之為周世卿者詳矣然春秋之書尹氏卒意蓋惡其卒而訃於魯但稱尹氏而不名耳觀前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天子至尊無上稱天王及其崩而訃于齊列諸侯之魯是固無稱名之禮也觀後書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周天子以宋為王者之後特稱公其卒而訃于魯亦稱名則凡諸侯不生名死而告終則皆名之亦禮也尹氏為周世卿亦統稱內諸侯其爵等不加于公雖卿以世及亦不得比于王者之後又況今之至尊為天王者乎乃當魯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先于宋公數月而卒宋公如禮以名訃而尹氏不然後于天王一月而卒天王如禮不以名訃而尹氏亦然其示外諸侯以汰侈已至是甚

則其不見以恭順事周天子當後不可言矣是後文公三年夏五月書王子虎卒定公四年秋七月書劉卷卒一事周襄王一事周敬王皆爲卿士秉政並有功王室謚文公夫經稱王子稱劉亦氏也與尹氏一例而虎與卷之名於其卒著於魯史是則必以名赴於禮固然此尹氏以世卿而卒其赴於魯不稱名魯史亦無所據以書其名則但書曰尹氏卒而春秋因之則誠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獨思尹氏系出吉甫之賢吉甫當宣王中興時其裔得世居卿位春秋以前有尹氏太師秉幽王之大壞以秉均亂政家父作節南山以刺之詩具存尹氏在春秋之初曾不知鑒而肆志效尤旣至以尹氏赴而不名矣延及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崩立王猛尋卒復立敬王有尹氏立王子朝以庶孽奪正王室大亂凡皆以世卿擅權故也然則此隱公三年書尹氏卒雖在春秋之初而其卒後之遺禍不將愈久而彌烈哉尹氏死而有知亦當以春秋大義炳然深自悼其求名而不得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管見】孫氏復曰。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此譏得之。古諸侯之適嗣在喪。皆稱子。則王朝世卿之子當亦然。武爲世卿之氏。此統稱武氏子。而不別之曰武氏之子。自應作一人看。何以來求賻。以武氏子之父死於時當葬。而未能葬耳。凡世卿之家。多習於奢靡。自非乘權秉政。則必有資用之絶而不能治葬者。以是而來求賻。非得已也。然則春秋書之。於武氏子無譏乎。非也。其辭亦明譏武氏子。而其意殆貫借以隱譏尹氏者與。如前書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著其來赴於魯。特稱尹氏而不名。決修已極周誅譏。在人耳目間矣。是後諸侯謀歸之賻。當必往者相踵。何待於來求。且來求者所得亦無幾。至於不來求而自往。所得又惡可算哉。春秋書法。每多言在此而意在彼。須通觀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管見宋稱公其本爵也與魯侯之通稱公及他國諸侯之死則稱公不同宋公名和諸侯不生名示有尊也死則名之示不泯也其大意蓋如此宋公之卒不書葬既以別於本國臣子之尊其君者雖不書葬而必正書卒又以別于他國臣子之弑其君者且魯君皆書葬以誌卒而當其初立則即位必書其或不書即位而書其元年則亦既即位也詳內也他國諸侯並以書卒不書立略之然前君書卒則後君之立可知至於後君書卒則為繼前君而立亦可知雖從略而未之有闕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管見盟于石門蓋鄭伯之志也經於三月書天王崩傳稱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此以周人

將昇猇公政故爾而經役於冬十有二月書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是必由鄭伯既得罪于周乃遽思結黨于齊也豈齊侯之志哉夫東邦莫大於齊論齊僖公者亦謂其自以為小伯足足與矣傳又謂春秋以前齊鄭有盧之盟此因而尋之則鄭伯既得有辭且盧地屬今山東之長清縣石門亦在盧地則約以前盟之地為今尋盟之地在齊不得不許而鄭伯之如齊並不嫌於相就是盟之計較周匝蓋如此然亦有不及防者傳卒有書曰庚戌鄭伯之車僨於濟將強其國而身幾不免敢勿省與

癸未葬宋穆公

管見　他國之君亦猶之晉君雖死則名之究之死可書口不可得言也古者君卒必以將葬之前為之謚謚以尊名即所以諱名故於葬宋公而書其謚曰穆公耳夫穆公將葬魯使其臣會葬則知當時魯宋之交雖不克終而仍未

之絶也。蓋葬穆公而曰以癸未。國即在三年之冬十有二月矣。是月也。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而魯不與。至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而後齊鄭之好通。則魯與宋之相結。其或因元年之盟於宿。宋公不至。而啟嫌隙之端。而要不至。若九年六月。公敗宋師於菅。遂乘以取郜取防也。故於宋公之卒與葬。其常禮亦未有缺者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管見考太平寰宇記云。濰州樂昌縣。本夏邑。商以前封國。據此。則夏之後裔。商已封之於杞。其地在宋濰州之樂昌縣與今山東莒州通近。莒國在莒州。故得伐取之。其所取之邑。為牟婁也。牟婁。杜注。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今婁鄉城。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又僖公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以淮夷病杞故。齊桓公合諸侯城之。緣陵。杜注。杞邑。

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七十里今屬山東青州府是皆指商以前所封之杞言之若當周武王伐商之始封夏后氏之後則以夏邑之前封者僻陋而接萊夷杞子亦習父而卽於夷不足參諸陳宋二國以備三恪乃於豫州中土別封東樓公而仍其舊國之名曰杞則今河南開封府之杞縣也兩地並存至春秋未改說者多混而一之亦特疑於一國而兩地並存於周未始有可證耳按虞時有伯翳與禹平水土佐舜馴擾禽獸賜姓嬴至周而世居犬邱成大駱之族犬邱屬今陝西西安府之興平縣其地或出新分或因舊服雖不可知而要必由周之篤於繼絕舉廢以相及也厥後非子事周孝王主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子之父大駱有適子成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適嗣不果乃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虞時伯翳嬴氏祀號曰秦嬴屬今鞏昌府之清水縣亦不廢犬駱之適子成居犬邱者是非一國而兩地並存之證乎其於杞亦又何疑但莒

子之號被於二年書莒人入向猶未之取也至今四年而後背莒人伐杞取牟婁夫豈惟取之而已哉觀後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則莒之取牟婁而尋以并牟婁者已多歷年所至昭公時早不辨牟婁之為杞邑矣然當其取牟婁也隱公不能助杞以報莒當不得不鑒杞以求好於莒從可知八年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雖遲之又久而其勢亦有不能以已者與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管見〕以三年之冬十有二月合之四年年之正月二月約九十日其日之干支由冬十有二月之癸未歷二十五日為戊申再由戊申一週而復值戊申加六十日共八十五日總在所合三月之九十日內也其或有月小不及三十日者亦仍有餘於所積干支之八十五日外矣而杜氏以為四年之二月無戊申必當三月其誤由所作長歷臆定四

年之二月為癸亥朔弒戊申不在二月而必歸之三月耳長歷之不可據類如此程子曰自古篡弒多公族春秋書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得復為先君子孫哉家氏鉉翁曰衛州吁齊無知春秋絕其屬籍書名書弒及其殺也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不予以為君名其為賊示國人皆可殺此春秋誅討亂賊之上刑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管見王氏樵曰此非無事而遇蓋有所謀也魯宋合交將以謀鄭託於無約而遇蓋秘其跡也其說與下兩書伐鄭有關會但以為魯宋合謀則不然竊意伐鄭為宋公之志其時雖有衛人與陳蔡從猶恐借助于魯故來會以為乞師之地耳但公自元年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以宋公之不躬自來盟為深恥于心終不釋然及茲宋公和卒殤公

州吁新立。以將伐鄭而期會公于清。公不能遽絕之。繼諭相就。故不得直書。公會宋公于清。而但書曰。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謂及猶汲汲。又以為我欲之。此及字緊讀則然若從緩讀則又有不須汲汲非我欲之而實人欲之者亦不得已而相從。仍不嫌于同以及稱焉。禮言不期而會曰遇。特指諸侯之道塗適相值者言。非謂春秋凡書遇者皆為不期而會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此遇字則兩君初得見之。統詞遇而後得會。亦有雖會而如其未。會者不可以一視也。如宋公有期以會公。公非汲汲欲之。特由不得已而如其期以及之。其會也偶不至於欲會。公而弗遇。已耳。豈得竟指為會而不稱遇哉。以此知伐鄭之謀。公未嘗與宋公合也。再以經傳證之。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與此書公及宋公遇于清者同。槩之。夏則宋公之伐鄭。其謀早定。不待遇公而始決矣。至秋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曰。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

以翬帥師疾之也試思公與宋公誠以遇于清而合謀伐鄭其已帥師惡得辭且于羽父之請而弗許乎書翬以疾羽父疾其專兵柄而徑行不由公命亦即不悼矯拂公之心也又五年秋九月書邾人鄭人伐宋傳曰宋人取邾田邾人請鄭人釋憾于宋而道之伐宋入其郛宋公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夫以宋入兩伐鄭而鄭因邾人以還伐之入宋之郛雖云公將救之而旋以使者之對小激遂怒而止止而辭使者其言有憤心當是時也公終不釋然於元年之盟于宿決然與宋絕矣安得以其先年之未遽絕宋猶然遇于清者遂揣為魯宋合交將以謀鄭也耶至于清之所在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今東阿縣屬兗州府太平寰宇記東阿縣春秋時為齊之阿地也既與杜稱衛邑不合而亦無以證東阿之有清亭地名禁碎讀不詳哉求其的實則難姑闕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管見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立弟穆公和。穆公將卒。復舍其子馮。而立先君宣公之子與夷。為君。使公子馮出居于鄭。鄭人欲納之。此宋公伐鄭之端也。宋公主兵。故書之不去爵。目其人以見伐鄭去馮實其隱願。雖無衛州吁之來告。亦何嘗一日去諸懷耶。傳稱衛州吁初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夫衛州吁弒君自立。好兵而修鄭怨。並探宋之害在鄭必將除之。乃欲相結以興伐鄭之役。則罪其主謀。而貶稱衛人。固宜。至陳蔡皆從衛以黨州吁。則當一例稱人。乃陳稱陳侯。不同于蔡之稱人者。何也。或以下書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為陳地。傳稱州吁如陳。陳因衛石碏告陳圖之。陳人遂執州吁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

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則衛人之能討賊，陳侯有力焉。故獨不去爵而稱侯，與惟是宋公書爵，大著其主兵；陳侯書爵，既取其討賊，必名有屬，須分別觀之。

秋，翬帥師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管見：翬帥師，削其公子，與二年書無駭帥師同，獨斥其專兵柄，而徑行，則一足，豈必待後之謀于桓，以弑隱乃加貶絕哉？前書伐鄭，一于夏，此書會伐鄭，繫于秋，時既不同，又並序四國，詞煩不殺，當依左氏作再伐言，其前之伐鄭也。鄭莊公譎詐多謀，長於用師，知宋陳蔡衛之四國，無能為也，故雖其子忽與突，及祭仲、原繁、高渠彌之徒，皆能戰，不令，樂之，惟閉城以自固，於是四國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及秋而得翬之師，師來會，宋主兵而衛主謀，當其謂軍勢加

盛可以得志于鄭也彼陳蔡敢有異乎於是復伐鄭及其卒也傳獨誌其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於鄭仍無所損益鄭莊既見四國之無能為加一輩與前等耳將變其法而出徒兵以嘗之既敗仍閉城以自固聽其無聊而作取禾之米則已然鄭之計必出此由莊公作意示怯欲使再伐者之師出無名得以重其罪狀而後報之為有辭也至五年四月傳稱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敗燕師于北制又五年九月經書邾人鄭人伐宋傳謂鄭人以王師命邾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凡皆以報東門之役也其報之止以東門稱者以其自夏徂秋凡兩伐鄭皆至其東門而他無所及也云爾豈嘗得如鄭之伐衛既役其牧邑而並敗所與之燕師于北制哉又豈嘗得如鄭之伐宋以王師會邾入宋之郛遂至意而使人告命于魯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管見。濮，陳地。衛人殺州吁。何以殺之於陳也。傳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于是州吁如陳。但州吁弒桓公而自立。桓公為戴媯之子。出。自陳。及桓公弒。而戴媯歸于陳。則仇國也。州吁如陳而絕不疑其圖已者。以其再伐鄭。而陳侯皆從之。其睦于衛。為可信耳。然毛詩有燕燕篇。其卒章曰。仲氏任只。言仲氏。雖婦人。女子。其操當正。使我歎服也。又終之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先君。謂桓公。寡即老而無夫之稱。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弒之。故稱先君。此戴媯所不能一日去諸懷者。惟莊姜嘗以桓公為已子。則當有同心也。故于遠送之時。以為君討賊之事。重叮嚀焉。其揚之謂何。以為在陳之事。妾勉為之。在衛之事。夫人勉為之。此別應須各努力也由。是以思可知衛殺州吁之謀。石碏為之。主戴媯為之。使莊姜則又於主使之間而為之輔。而州吁遂死于濮。故經書衛人殺州吁。與書弒人殺無知同。所以伸大義于國

也而必指其殺州吁之地曰于濮則陳之有力並見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管見殺州吁石碏謀之則如傳稱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亦石碏矣穀氏鉉翁曰九月殺州吁于濮若書碏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惡故惟書衛人及冬十有二月而立晉亦不書石碏而曰衛人立晉立君從衆望也亦非一人之所得而私立也此論極允至于他國之君皆書卒不書立而衛獨書立晉者既明衛國弑君而有君亦即見衛國雖有君而實不可以為君也何以見之禮諸侯不生名鄭氏曰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呂氏曰諸侯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君一國而位號存焉耳衛宣公初立則諸侯奚而生名之曰晉則有大惡而德不足以君國亦概見矣觀宣公之立當隱之四年十二月及五年夏始葬衛桓公于秋即書衛師入郕是為暴德大惡也可以為君乎郕為文

之胎與衛同姓宣公以師入郕則志在滅之既無辭于諸侯之滅同姓則名矣且宣公即位以後其恣情淫亂不得登于春秋而彰聞衛國者烝先君之妾夷姜要納公子伋之妻宣姜是為獸德亦大惡也又可以為君乎先王九伐之灋諸侯有鳥獸行則滅之滅國則國失矣宣公幸免王誅國不失而罪在當滅復無辭于諸侯之失國則名矣可知此書衛人立晉由孔子以宣公在位十九年之行事而統核之見其絶無一善之可容取節者乃遂于即位之初特據諸侯有生名之例而加之重貶也說者或以立晉不書公子為削其氏諸侯臣諸父昆弟則況為公子者皆將臣之晉既立為君矣猶以稱公子不稱公子為加損哉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管見按公羊以魚為常物無足觀其觀者必百金之魚故曰登來之又中登來為美大之看魚字似泥孔疏謂捕魚為魚獵之類言使捕魚者設備取魚因觀之以為戲樂也是為得之棠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及魯侯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處也寰宇記亦因之則兗雖遠於國都仍在魯之境內故左傳曰且言遠地也亦屬帶說家氏遂謂棠在宋魯之間無故而遠出寪氏之禍其兆於此乎殆不必然再按經書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明譏公之非禮正以陰許臧僖伯之諫觀魚為能事君以禮也臧僖伯即公子彄後書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於彄卒特書公子與後八年九年書無駭卒挾卒皆不稱公子而削其氏者迥異則彄為公子之賢者也其賢以諫公之觀魚為最著故其卒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其稱有憾以其諫觀魚而弗從也葬之加一等公借以表其賢而亦自悔於向之觀魚也夫

夏四月葬衛桓公

[管見]衛桓公遇弑。至此閱十四月而始葬。固以著州吁之亂。然下書衛師入郕。即在其秋。則距葬桓公之夏四月亦無幾。足又足以著衛侯晉之暴矣。

秋衛師入郕

[管見]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傳亦於四月紀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經不書。猶謂其不得已而懸之也。乃桓公方葬。鄭憾未得平。及秋而衛師入郕。經則書之。稱師則有衆。稱入則大侵。此其好兵修怨。與州吁無以異。特不為弑桓公之賊已耳。豈得以衛人欲州吁而立晉。遂共指為衛有君哉。孔疏。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不知其君號謚。惟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則郕國伯爵也。寰宇記。濮之雷澤縣。本漢成陽縣也。古郕

伯姬姓之國今縣北三十里戍都故城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管見惠公以仲子爲夫人其卒以夫人訃故天王亦使宰咺來歸賵也夫人卒必祔於廟隱公之母聲子爲惠公繼室且謚曰聲隱公必奉其主以入廟矣至仲子有子桓公而未立爲君若祔於廟隱公惡得祀桓公之母如其母哉是則仲子雖稱夫人卒其主仍在其卒時之殯宮桓公守之未始祔于廟也及隱公五年桓公少長三年之喪畢又踰年而主未得祔當不能無言也於是議別立仲子之宮使桓公主其祀特欲卒成惠公以仲子爲夫人之志耳其考仲子之宮必曰是夫人仲子之宮也春秋削其夫人而只稱仲子與前書歸賵一例

初獻六羽

管見凡祭之有薦曰獻以羽舞入而亦稱獻者從其牲俎薦將之薦而統言之耳九月考仲子之宮而其主遂因以入是曰初於其初入主之祭而樂用六佾之羽舞意欲借以尊崇仲子使衆見為惠公之夫人也故春秋正之既於考仲子之宮削其夫人亦即聯書初獻六羽之疑于夫人者以示譏焉孔疏以魯之僭用八佾已久而此忽改用六佾遂有善其能復正之說殆因誤解初字故然按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止分二等則樂之有舞在五等之諸侯亦擬止分二等為得蓋公侯皆用六佾伯子男皆用四佾降而為二則不成為舞矣乃左傳載衆仲之論羽數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此於諸侯之等不分豈遂謂伯子男同用六佾為可乎至其從天子用八降殺以兩而推言之則曰大夫四士二考儀禮之少牢特牲二篇詳列大夫士之祭禮絕不見有樂舞之用四佾二佾者其羽數也有定復何所據哉再按孫氏覺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

羽舞也。此說近之。但諸侯之廟祀有六佾之舞。羽舞主象文德。干舞主象武功。皆以旌諸侯也。夫人祔於廟配之。得同凡。當其祭備樂舞。夫人與之而已。豈武舞不關夫人。而文舞亦兼涉夫人哉。從可知仲子別宮。在五廟之外。惠公之妾。不入則廟祀之樂舞。皆不得用。無須辨其用羽而不用干者。猶得於婦人之無武事爲有合也。

邾人鄭人伐宋

一管見隱公四年。宋再伐鄭。至此五年秋九月。鄭人伐宋。報東門之役也。鄭人主兵。而先邾人者。欲以著鄭人之實爲主。兵而復國邾人以巧避主兵之名耳。傳稱宋人侵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是使鄭主兵矣。鄭人以王師會之。曾邾師也。邾得王師以爲鄭師之道。鄭師從之。遂得長驅伐宋。入其郛。是實鄭人之釋憾於宋也。特若鄭人助邾人以釋憾於宋者然。豈得罪其主兵也哉。鄭莊公之詭道。春秋發其隱矣。

螟

管見　詩稱螟螣蟊賊。集傳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按蟲之害苗者。有食心而不並食葉者。恐螟螣不可為兩。攷月令云。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仲夏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據此螟螣分見。似難合而一之。然春秋書螟者三。無書螣者。又蟲災不見於春。則月令之言蟲螟於仲春者。其以旱發為發生之由來耳。非遂為害也。李巡云。言其蔵冥冥難知也。借以明先之與形。而沴氣伏藏可矣。至於仲夏失和。而蟲螟之為害者。假作是謂百螣時起也。螣亦音騰。為神蛇無足而能飛之名。然音騰者徒登切。音特者徒得切。其出口之分別無多。義當相從也。可知蟲螟之改稱了螣。亦即因螣蛇之螣借義轉音。以見其起之勃焉而已。由此斷之。螟螣一蟲也。可單稱螟。可加稱蟲螟。可分稱蟲螟百螣。亦可合稱螟螣。總之則一。一螟而已。螟之為蟲將何屬。殆即今所呼螟蟲者是

已蝝音綿似蠶而小旱熯積雨下日中則附苗成質絲網葉上食葉盡而化為蛹有間見之時多則所在皆是而為災矣至其特書於九月者非至九月而始見也螟多作於仲夏作而不已遂綿延及於季秋其餘孽猶未盡殄則是多而又久其災特甚因獨據其後之九月書之攷本草穀類稷有七八月收者黍有五月種者至八月乃熟若粟之種多中者名八月黃晚者名寒露粟其種皆遲又有稷稻之遲者及蕎麥之秋前種者並非至九月不得登場然則螟之為災其作既多復久之而不絕於九月穀於是盡矣豈不甚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管見】彄卒書公子賢之也其賢以素行著聞匪直以其諫隱公之如棠觀魚已也蓋諫以言顯若但以言取人其子哀伯達嘗諫桓公之取郜鼎而納於廟其文具見左傳亦足與其父僖伯彄相埒而春秋究未嘗書公孫達卒殆因

貝素行無可貶斥。亦無足褒稱故爾。

宋人伐鄭圍長葛

啓見宋人於冬伐鄭報九月入郛之役也郛為宋之國都鄭人伐之而遂入之長葛鄭邑也宋人伐鄭而圍其邑則以四年之會伐鄭較之令並不敢偪鄭之國都而圍其東門矣其不忍於憤而勞師結禍何為也哉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啓見鄭人之來輸平欲結魯以報宋也五年秋九月邾人鄭人伐宋鄭實主兵而邾為之道遂伐宋入其郛以為足報東門之役矣及冬十有二月宋人復伐鄭圍長葛豈得不復謀所以報哉於是以鄭小不足賴乃謀結於魯而以

六年之春來輸平也輸平與乞和納鄭相似然乞而不得納而不入者有之矣而鄭人則非漫然而來也蓋四年之宋伐鄭宋人使來乞師公辭之至五年之鄭還伐宋宋人使來告命公又辭之則知前之盟宋人於宿遇宋公於清早有絕宋之心鄭莊殆悉聞而熟計之者惟五年之再伐鄭適有翬之帥師以會宋遂致敗鄭徒兵而取其禾在鄭莊雖知其非公志魯固無所怨於鄭也但恐隱公以翬之故終不能諒鄭之無怨於魯耳故其來輸平者亦獨自輸其無怨於魯之情以告魯使之釋其猜疑而締其交好也自是而魯與鄭平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管見〕吳氏澂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鄭莊之謀也齊侯與魯為盟為鄭結魯也汪氏克寬曰宋殤既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邾伐宋未足以釋怨故特平

齊魯以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通二說觀之而義備矣。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

秋七月

[管見]春秋凡歷一時無事必書首月者。非欲備四時以成歲也。欲見四時十二月皆自古定之。而不可易耳。故周之改元首十一月與前商之改元首十二月。初未嘗以冬為春。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正月。蓋原不行夏之時者。詳見前隱公元年之春王正月。

冬宋人取長葛

[管見]五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兩役也。舊皆以為一役。計其自圍及取。雖或宋之報

鄭不憚暴師經年。鄭獨何所畏避。久而不復置。似以長葛要之宋哉。故知五年冬之圍長葛。以不能入而師還。至六年冬而復以師往。襲得乘間而入。乃卽圍以取長葛也。但宋人之圍長葛與取長葛雖爲兩役。而其意主於伐鄭。則猶之一役耳。故經書宋人取長葛。不更加伐鄭二字。夫宋之伐鄭以五年九月。鄭以邾人伐宋而入其郛也。至是而取長葛。則亦入其郛而取之。以爲差足以報鄭矣。然是年春鄭人來渝平。鄭欲結魯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齊復爲鄭結魯也。其後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皆此取長葛者有以厚其毒也。宋殤惡能見及此乎。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管見　叔姬伯姬之女弟前書伯姬歸于紀此書叔姬歸于紀向氏閔曰娣亦書歸若兆之二女降于媯汭皆曰嬪此義為近但以娣為姪娣之娣仍誤指叔姬為媵也辨詳前伯姬下

滕侯卒

管見　凡伯子男之爵皆通稱諸侯滕為子爵其卒書滕侯從通稱也如十一年書滕侯薛侯來朝薛之伯爵與滕子異而通以侯稱則其例已至宣公九年書秋八月滕子卒成公十六年又書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則從其本爵耳或疑滕之先本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兩稱滕子殆臆斷也觀桓公十七年書六月丁巳蔡侯封人卒及葬書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不稱公亦從本爵而不從通稱故然蓋通稱為虛位所以達臣下之情本爵為定品所以辨等列之貴賤權于禮而有合者至此滕侯之卒不書名今世次考不詳謂其史闕系文可矣若宣公時之滕子昭公元也成

公助之滕子，文公齊也，豈肯腼乎，而然何以不書滿意謚
侯卒則書名，葬則書謚，謚所以諱其名也。魯之於滕見時
約代人乎，而猶不使人會其葬，與不會葬則不得書葬，亦
非不得書謚，何以諱其名哉，故但書卒而不斥其名，以是
為諱也。
云爾。

夏城中丘

偶見 程子曰，凡書城者，完舊也。中丘，杜注云，在瑯琊臨沂
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丘城，沂州
與莒州接境，中丘在沂，其偪處者為莒，則知魯城中丘所
以備莒也。前二年夏，莒人入向。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曰入、曰取，則其城不足保，公殆懲此而為是役歟。但攻之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則稱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毋
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季夏之月又稱是月也，不可
以興土功，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

事也。衆大事則有天殃。以足謂
叔城中郎孫秋譏其不時。亦允。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管見　左傳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胡傳曰。年者齊僖公之母弟也。僖公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之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汪氏克寬曰。諸侯之弟。賢則書名。不賢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杞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也。節錄數說。而義亦該矣。

秋公伐邾

管見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按宋之伐鄭。初圍長葛。再取長葛。鄭之怨深矣。而未行

以報也。方於上年春。謀結魯。而來輸平。故于夏五月辛酉。得伐齊侯相與結魯。而盟於艾。今年夏齊侯復使其弟年來。勝亦欲結艾之盟。而冀魯之固與鄭也。宋何嘗得與鄭平且以七月庚申盟于宿。故傳意徒以經於是年秋冬書公伐邾。冀尋其起釁之由。乃牽合前稱邾人鄭人伐宋而爲之說。遂斷以爲公伐邾爲宋討也。杜氏申之。則謂公距齊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令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夫邾之初伐宋鄭。以之也。將求于齊而爲之伐邾。不轉疑于報鄭之以邾伐宋。而失鄭之援無此其辭愈曲。而于事理爲益遠矣。然則公何爲而伐邾蓋於時殆由邾儀父有渝于蔑之盟。而來伐耳。邾渝盟而來伐。公安得不因而伐之耶。惟公之伐邾志於壓之出境既已。不以大克爲功。因使邾之收其徒衆而還者。亦不至於甚敗爲辱。以故邾之於魯。卒未閒其相讐。而迫圍再舉也。然公爲應兵。邾爲主兵。經乃不書邾伐我。而獨書公伐邾者。其意以尊魯之故。諱圖而抑邾之爲附庸云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管見凡杜注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凡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汪氏克寬曰凡伯周公之允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蓋世爲王臣周官大行人之職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其總稱則曰問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其不分稱大曰聘小曰問者聘之名重于問耳然則天子行問禮而諸侯承之其國通稱爲聘所以明其重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管見楚邱杜注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兗州府曹縣東楚邱亭是也戎所由伐凡伯者傳云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illegible][illegible]戎有之但此伐字與聲罪致討之義既殊即謂其[illegible]

鉦鼓曰伐。亦不必然。蓋戎之伐凡伯。其從衆皆僨。為遊遂。笑起於楚邱。以盡掠凡伯之所有耳。已而究其人。則為戎。及說戎。而詰其故。則以前之月伯弗賓。怨之故。乃伐取其貲。以償所虜。焚之幣耳。故以歸去者。以報奪之物。非以凡伯歸也。凡伯為王臣。不執。何能以歸。既歸。又將惡乎處之耶。戎之黠。早辨及此矣。戎不可輕動。將加之罪。而戎復有辭。然則凡伯所聘之魯。及聘還而經楚邱之術。亦獨就王。使悔罪。別謀嘗送。以遄其行而已。如戎何哉。檜之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又曰。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匪為寇賊之別稱。詩特稱言。西戎之充斥也。今東諸侯之有戎。患亦復肆。無忌憚若此。可慨也夫。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管見 宋公衛侯皆與鄭爲讐而宋尤甚蓋宋以五年六年再伐鄭於長葛圍之而復取之宋公心知鄭之必有以報也於時齊魯與鄭相結而宋孤矣惟宋與衛素睦乃復遇于垂以結之欲有所借以備鄭之伐宋也故十年夏魯會齊人鄭人伐宋三國相聯及其秋宋人入鄭惟衛人同之宋既入鄭而復名蔡人以伐戴亦惟衛人同之皆因此遇于垂者以堅其要約也左氏據下盟于瓦屋爲辭以爲齊欲平宋衛于鄭宋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人許之殆于遇于垂之本意未合又遇者兩君相見之通稱或謂恐泄所謀欲秘其迹非也以宋公衛侯出而相遇其能行此遇道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嘗見鄭昔有湯沐之邑以從祀泰山曰祊魯昔有朝宿之邑以入覲成周曰許田祊近魯許田近鄭鄭伯欲以祊易許田特其隱願耳而左氏於此來歸祊者遂稱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無論祊非所以供泰山之祀許田亦未必有周公之廟存而以祊易許田之情畢露矣可因其求賂祊而遂入之入祊之後亦久不謀有以致許田于鄭乎大抵歸祊之時宛受辭于鄭伯但古宋數伐鄭而未能報特舉先君舊邑之遠在魯者使宛歸之以求助而已故魯亦不覺其先為易許田之地也於是十年夏鄭人伐宋齊會之而不見有祊矣既使翬帥師公復自敗宋師于菅以取郜取防欲極力以酬歸祊之德故然而孰知鄭伯之唆魯其意不再在敗宋而實主於易許田哉祊杜注在瑯琊費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費縣治故祊城是也許田杜注近許之田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本許田後置邑寰宇志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者是也按許田為朝宿之邑其初蓋以賜魯公伯禽者若周公受封而留輔王朝其朝宿

之邑。直在洛都之外。與鄭近。當未必然。其入祊而紀其日爲湯賓者。以與宛同。籍其地。于祊至是始為魯有云爾。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胥見】宿男卒不書名其義已見前滕侯卒。可以彼例此也諸說多以為史失之。亦謂其文不備耳。然史有詳略。要必于其可者略之。如滕侯卒。月而不日。以是為史之從略。固有然者。若宿男之卒。既與蔡侯同書夏六月。又特標其日。為辛亥。使與國之號宿爵之屬男者。顧不悉載乃獨謂其名為可略。而文有不備。殆豈理也哉。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胥見】瓦屋。杜注。周地。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有瓦屋亭。是其地也。按瓦屋雖為周地。而在今洧川則兆鄭之國

邾為近而與齊絕遠恐所指未確姑仍之張氏溥曰春宋衛遇於垂齊平宋衛于鄭也秋宋齊衛盟於瓦屋齊卒平宋衛于鄭也此左氏之文也然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閒盟于瓦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侵牧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宋亟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必不從是故瓦屋之盟絕鄭非鄭也此論不泥傳文最為卓識但此瓦屋之盟齊侯實有平宋衛於鄭之志而卒未之能也蓋海岱之間齊爲大焉自始封歷十二世至僖公已稱東州之小伯當其盟于石門既得遠交於鄭又繼之盟於艾而得近比于魯惟是宋衛與鄭為讐不能和協以歸于好耳若得平宋衛于鄭合之齊魯為五國相糾屬則其併諸侯者幾于半天下豈不可以霸哉此齊侯欲盟于瓦屋之本志也惟鄭不能釋宋衛之讐亦未免除忌齊侯之霸故齊侯嘗以秋七月庚午盟于瓦屋為期及期而齊與宋衛皆在鄭獨不來則亦弟與宋公衛侯盟之而已但宋衛之於齊初未有隙夫何

急於于盟且來盟之時在宋公衛侯亦姑勉赴齊侯之約其心固早料鄭之必不知約者至齊侯不克卒平三國將以宋衛二國盟殆猶慮其以鄭為辭而乞罷斯盟也乃推宋公為首而齊侯下之衛侯亦遂安于後齊侯矣以是卒盟而還此可知春秋書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蓋譏齊侯之初平三國而未始有成既不能得志于鄭亦並譏齊侯之卒盟二國而莫敢為主復不能得志于宋衛也云爾

八月葬蔡宣公

管見春秋書他國諸侯之葬凡八十七見其遵用古制而及五月者居八十七中之四十一自三年書宋穆公始其簡從末俗而止三月者居八十七中之三十自是年書蔡宣公始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傳見莒人。即莒子。非微者也。前於二年。書莒人入向。四年。書莒人伐杞。取牟婁。並于莒子稱人以貶之。公之與莒盟亦因其入向取牟婁。而降心以結好耳。豈誠謂莒子為吾與國。而不人之也哉。惟共欺討先之城中邱者。以其與莒偪近。而備之。然不卒要以盟難云有備則無患也。故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書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其盟之人與地有兩。而公之與盟。其非得已之情則一。浮來杜注。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間。今莒州二十里有浮來。按浮來為紀邑。非魯境。公自會紀以盟莒人。故稱及。必于紀邑者。以魯與紀為姻親故爾。

螟

傳見冢上九月書螟。與五年同旨。以螟之作于秋前者。已早為害。故於其九月秋盡而猶未已。特書之。若莊公六年

之實也。然以秋稱則又見其秋以前猶未為實秋。以後無不被其害者。當分別觀之。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管見　隱公時魯之大夫獨書名以示貶者三。無駭與翬與挾是已。然無駭于此年書卒於明年亦書卒。猶得知其為大夫死而卒之也。至於翬之人惡逆謀弒隱公而立桓公。在桓公以為德。比其卒也魯史豈得不書。而春秋並削之。蓋欲重加貶以示深惡痛絶之意。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管見　春秋書天王使來聘於魯者七。隱公七年凡伯來聘九年南季來聘當其二。及桓公四年渠伯糾來聘。五年仍

叔之子來聘，八年家父來聘，當其三，計隱桓二君不滿三十年，而猶承天王之五聘，則春秋之初，周室雖衰，所以撫字國者尚勤也。是後自莊訖哀，歷十君，積二百餘年，惟僖公三十年冬，使宰周公來聘，及宣公十年秋，使王季子來聘，凡二聘而已，則周室之衰既極，其勢不能以撫諸侯。雖魯為宗國，而於來聘之禮亦安然，聽其久曠，是並欲求以於春秋之初而不得矣，可勝慨哉。乃說者轉謂天王之使聘加於隱桓者，失之太數，從以隱之十一年，桓之十八年，其朝王與聘於王，皆未見書於春秋，已亢慢不謹，侯度亦天王初未能以貶爵削地加之罪，復先後遣使以及五聘，爲是為非正耳，不知諸侯朝王與諸侯使卿大夫聘于王，皆常事，例不悉書，豈得據以坐罪隱桓，遂疑天王之失刑而輕禮乎哉。但謂隱桓之際，值周之東遷已久，其有時朝聘浸不加期，以致天王之於魯，其來聘者，僅寄其五，通隱桓幾三十年，證以古制之一歲存，三歲頫，五歲省，率是為節，則亦大半有闕也，比于事理為近，若竟以為王官五及

屢遣臣以聘來，而魯之朝聘曾不一往。乃至天王之廷絶不復有。隱桓君臣之跡，殆可傳耶。南氏，季字。南季，王大夫。書字。前凡伯為王卿，則但以邑稱見，並著其職，為得禮耳。至元年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使諸侯嫡妾之分亂，非禮甚矣。故雖宰冠列卿及諸大夫，亦書其名曰咺以貶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管見】三月雨。不異，異其大耳。月令於仲春二月，言始雨水，季春三月，言時雨將降，至季夏六月，乃言大雨時行，則三月大雨，其為非時可知。大字貫下震電二字，蓋雨大而震電亦大也。大雅皇矣篇喻言文王之不欲革殷者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大聲謂大雷，大色謂大電，當長夏之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正為以水革火之象，故稱革焉。然則詩不明言大雨，而大雨亦畢該矣。此豈三月所宜見哉。又月令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大

寒氣之發甚。而至于大雨雷。復何加焉。小雅稱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四月為正陽之月。以繁霜為憂傷。則三月之為五陽。而偏于正陽者。乃至大雨雷焉。其驚心。又當何若也。此以視三月之大雨震電。尤非所宜見矣。無何隱公九年之三月。忽有相從而疊見者。其可怪彌甚。益將方三月。初不料其有大雨震電也。及癸酉而大雨震電。既大雨震電矣。亦絶不料其將以大雨雪也。乃及庚辰而復大雨雪。八日之間。陰陽之錯迕為變乃至此。擁有是國者。將何道以自譴責而始克致其恐懼修省也耶

挾卒

晉見齊氏履謙曰。魯世卿之後。其嗣不見於經者三人。然益師之後。傳有衆仲。無駭之後。傳有展禽。展喜。展瑕。展莊叔。展五父。惟挾之後無人。或以所氏之世。至挾而絶。或其子孫甚微。無事可見也。按挾之後嗣不聞。亦莫詳其所自。

出之余為之究論其人必屬無駭之黨一切與為附和故無駭猶得書其帥師入極以為罪狀而抉之行事絶未有可指目者春秋但斥其名以貶之即從無駭之例初不問其為公子為公孫為公孫之子概從其削則已夫孰得為有可想者哉

夏城郎

管見　郎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有郎城趙氏鵬飛曰城郎備宋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為批亢擣虛之策故城以備之豈復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豊凶耶按城郎之意此說得之觀明年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宋宜自救之不暇何暇報人乃鄭師伐宋還猶在郊宋忽以衛人蔡人入鄭其得入者鄭不備也蔡人後至宋又與蔡人衛人伐鄭所與之戴其遂伐者亦攻戴之無備也然則宋殆

之用兵無慣行此說適以為得討而魯隱慣早悉之此所以會師伐宋擬在明年之夏而其合衆城郎意先決于今年之夏也夫季氏康曰隱之元年費伯已城郎矣至此年復城而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此莊八年陳蔡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於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此說亦當參看但當以趙氏之言備宋為主

秋七月

[管見]秋時無事而首月必書此其再見也以四時十二月之名有定三代共之不可議改故春秋於此獨不以一書為例而從省

冬公會齊侯于防

[管見]公會齊侯于防為鄭所使也鄭以欲報宋人長葛之役而謀會齊魯之師以伐之其八年三月之來歸祊必以

其情告魯而魯遂入祊則魯之會師已惟命是聽矣惟齊于八年之七月為瓦屋之盟將平宋衛於鄭而鄭卒不平則令之將伐宋而求致齊魯之師來會於鄭魯雖必應齊則將有以謝之而鄭之於魯恃有歸祊入祊之相結既固於是鄭使來告伐宋並乞公會齊侯代鄭為之說以解之使齊侯之心終以前之得盟於石門者仍守其約毋以侯之不與盟于瓦屋者或不釋然於心也以此度之公之會齊侯于防非為鄭所使而何哉防杜注魯地在瑯琊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按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中丘為魯地防亦為魯地公獨何能屈齊侯一再至于魯乎或謂魯為鄭釋嫌于齊以圖會師則當入於齊境而防屬在齊也然無可證據以俟知者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管見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所以定會師伐宋之期也但中丘爲魯之東境在齊之東南齊侯之會公得于此地鄭伯何由與齊侯同至而公會之也哉蓋鄭伯先如齊與齊侯遇其於前此不與瓦屋之盟公既于防解之而鄭伯復自明之也其於今故必報長葛之役公既于防請之而鄭伯復自乞之也於時齊侯竊自裁度鄭實強于宋將以爲與不可絶也况長葛之役連歲加兵曲在宋而直在鄭則宋有可伐之罪而鄭之伐宋正爲有名此而以師會之在宋之于齊當不得辭瓦屋之盟爲不信已於是齊侯許其會師並與鄭伯同至于魯而公會之遂定會師之期其會之之地則在中丘云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管見）此許鄭伐宋公既以歸訪入訪之故而自行矣而又先書翬帥師者蓋公慮此師不武則于鄭之歸訪其願未塞而我之入訪其心亦多歉于是以翬之專橫雖可惡而其長于軍旅則可仗之以有功乃不得已而使翬帥師也不然公未始以能罪閔胡然而一敗宋師再取宋邑哉但翬也不良藉之有功則專橫滋甚他日鍾巫之變即兆于此此又經書翬帥師之微意與齊人鄭人以貶齊侯鄭伯也齊魯之會伐宋魯公自行而齊侯不出安得請其所使將者並非卿耶惟先有防之會及中邱之會皆齊侯實與魯鄭合謀貶而稱人罪其主者而已所使不足責也至鄭之合齊魯以報私怨其宜從貶例固已而左氏紀其伐宋則稱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其來告魯亦曰以王命來告周室既衰諸侯強其他皆不知有王從有事于戰爭則必假天子之寵靈以為威重鄭莊實春秋之罪明矣亦此而稱人較之齊侯更有緩可恕者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管見　羅所師之師，即公之師也。克敗宋師，知羣之力為多。然三國合師伐宋，而魯獨先敗宋師，則又鄭來歸祊之所使耳。菅杜注：宋地。未詳封域所在。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管見　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越十日，為辛未，則取郜；又十日，為辛巳，則復取防。其一一詳其日者，著其迅疾為耳。在羣之師，師此羣亦足逞其志矣，而公之翊翊自得，當益甚。茲經書敗宋于菅，遂因以取郜取防，是於鄭之歸祊，既快其足以報命，而傳復稱取郜歸于我，取防亦歸于我，則又於入祊之外，竊幸鄭之不貪其土，而以勞王爵也。夫孰料羣之伐宋有功，而惡將長，又鄭之取餌于祊乎，亟圖許田，而不惟伐宋已哉。

秋宋人衛人入鄭

管見此宋人衛人及下蔡人皆貶其君之辭與前齊人鄭人一例宋人之入鄭與其伐戴衛人皆以師從戰八年遇于垂之約耳今年夏鄭合齊魯之師以伐宋魯先爲鄭收宋師兼取宋邑宋人不能禦乃竊料鄭師大出則其國必且師勝而還必緩于是與衛人急乘其間遂入鄭入爲遠其國都而援之也當隱之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稱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未能入鄭今而入之亦當自以爲得雋矣但以詭道行兵志存僥幸非勝算之可恃者若本此伎倆以報魯之敗宋師兼取宋邑彼其比倫而城中邱雖魯之鄙邑猶不得入況其國都也哉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管見前概稱鄭人而此獨目鄭伯欲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而鄭因而伐取之者實鄭伯之自來也隱四年宋公伐

鄭衛人以陳蔡從爲陳蔡之睦于衛故此伐戴而蔡人來會則亦衛人有以召之惟其師後至故不及入鄭而從之伐戴耳然宋人主兵其獨謀入鄭而復旋以伐戴者意非主於必克鄭也但以入鄭而鄭莫之禦是即宋勝而鄭敗矣此足以除宋師先敗于菅之恥既入鄭而不敢淹遂移師以伐戴戴爲鄭之附庸與於鄭其伐戴亦謀取之謂足以當償之取郜取防而償所失也然宋人豈鄭伯之敵哉雖入鄭衛因衛人不嫌寡助及伐戴而更加以蔡人宜亦以多爲益善也乃矢聞鄭伯繼完自將救入鄭之憤以敵伐戴之營其勢莫敢過在宋人方新挫于菅之敗及鄭與防之取其心膽驚動戴仍未得遽定矣以故宋人之合蔡人衛人伐戴欲取之而不能而鄭伯之于宋人以速蔡人衛人于戴伐之亦即于戴取之易易耳伐取聯稱其敗不言可見取若俘其徒旅掠其輜重也以此而輒思入鄭之謀曾無損于鄭之耄末何爲也耶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管見 高氏閌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吳氏澂曰。自五年衛入郕之後。郕遂服屬于衛。故爲衛之與。據此則入郕之役。其所由來者。蓋以此年秋。衛人合于宋人以入鄭。又召蔡人合于宋人以伐戴。故鄭人欲有以報衛人。既于衛人之會伐戴者。伐而取之。猶以爲未足。以報也。因于冬十月壬午。再與齊人伐衛人所與之郕。遂入郕。以視衛人。會伐鄭人所與之戴。而未能入者。爲加甚。至是而後報衛人之志乃伸。其入郕獨先齊人。而魯未嘗與者。以夏之伐宋。魯君臣皆最有勞。重再勤也。于時惟齊人因之成。乎鄭人知其必將恥之。因謀與入郕。以收其激勸于魯之力。而齊人亦以功歸于鄭人。以是先齊人耳。然則鄭莊之譎詐多謀。能使齊魯皆爲之用。既至此。其明年之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遂因之矣。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管見]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以分書知其不旅見也旅見則同日行禮特見則不同日至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不分書而聯書則亦以其為微國之尤而旅見之矣茲隱公十有一年春書滕侯薛侯來朝與後分書穀伯鄧侯之例異而與後聯書邾牟葛之例同是隱公僭天子旅見諸侯之禮以行其怠傲也凡諸侯之邦交皆從敵禮經于滕子薛伯皆純以侯稱欲明魯之尊國賓以重王爵其道當然此足以正其旅見之非矣有隱公之怠傲而旅見遂以啟滕薛之爭忤而爭長據左氏所載薛恃先封滕侍同姓辭皆甚憤遂公命羽父辭之而薛乃長滕是成何朝禮哉故經首書滕侯而次薛侯使其長卑然有定彼不知而爭者亦即有以正之也與薛杜注

魯國薛縣。今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孔。疏。謂。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管見　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以為謀伐許。是矣。吳氏澂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于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此論極嚴正。時來杜注。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管見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及秋七月壬午入許而齊侯與于師焉則何以數之蓋時來之會鄭伯欲邀齊侯之以師共濟使公固請之耳齊侯許之故用及字作緣索謂公先併結于齊侯而後乃與齊侯合併于鄭伯以共伐許而遂以入許也按左傳叙入許之役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據此則鄭師獨克而公與齊侯之師未有勞也然鄭伯此舉非不足于兵力特假公與齊侯之親壓戎行以壯軍聲使許莊公聞而恇懼稱辭一奔而已初不欲公與齊侯之師得分其功故入許之後齊侯以許讓公公弗敢有以與鄭伯鄭伯克不復辭許杜注潁川許昌縣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故許城在州東北四十里孔疏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晉見傳稱十二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夫羽父使賊弑公不得賊則使賊之罪不定也至于討于寪氏有死者而賊終不得則賊之弑公雖魯國皆知其為羽父使之而亦佯為不知而已故但書曰公薨亦如治獄不決黠得為疑案云爾說者以為諱公之遇弑乃其餘意